



海
全明
集威

流动的飨宴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王民生 译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A Moveable Feast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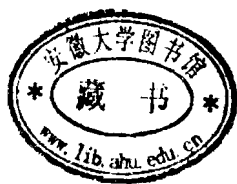
流动的飧宴

〔美〕海明威 著

王民生 译

A Moveable Feast

Ernest Miller Hemingway



何南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动的飨宴/(美)海明威(Hemingway, E.)著;王民生译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2.6

(海明威全集)

ISBN 978-7-80765-591-6

I. ①流… II. ①海…②王… III. ①海明威, E.
(1899 ~ 1961) - 回忆录 IV. ①K837.1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2163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
邮政编码	450011
本社网址	http://www.hnwyCBS.cn
电子信箱	master@hnwyCBS.cn
售书热线	0371 - 65379196
承印单位	三河市灵山装订厂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	7.25
字 数	138 000
版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5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


假如在你年轻的时候，有幸在巴黎生活过，那么在你此后的生涯里，不管你走到哪里，巴黎都会与你同在，因为她就是一席流动的飨宴。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

序

基于尊重作者意图的原因，本书中省略了一些真实的地点、人物等内容。其中有的部分属于秘密，而另一部分则是世人皆知，很多人以前写过，以后还会有人继续提到。

书中没有提到阿纳斯塔西体育场，有的拳击手在那儿兼职做招待，照顾那些摆在树荫下的餐桌生意，而就在那边的花园里，设有拳击场。书中也没提到我跟拉里·盖恩斯一起练拳，还有冬季马戏团那场了不起的拳击赛，打了足足二十个回合。同样没有提到像查利·斯威尼、比尔·伯德、迈克·斯特拉特、安德烈·马松和米罗这些好朋友。我们去黑森林的那几次旅行，还有一次我们最喜爱的巴黎近郊森林一日游，也都没有提到。当然，如果所有这些内容都能收进来，再好不过，现在看来，只能束之高阁了。

如果读者喜欢，完全可以把此书看做是一部虚构小说。
不过，无论如何虚构，总有一些事永远是真实的。

欧内斯特·海明威
于古巴 圣弗朗西斯科·德·保拉

说明

1957 年秋，欧内斯特在古巴开始撰写本书。1958 年到 1959 年这一期间的冬天，他在爱达荷州的凯彻姆继续创作。1959 年 4 月，在我们去西班牙的时候，他随身携带着稿子。之后又把稿子随身带回古巴，然后又于同年深秋将其带到凯彻姆。他曾经半途搁置本书去写另一本《危险的夏天》，这是一本关于安东尼奥·奥多涅斯和路易斯·米盖尔·多明吉于 1959 年在西班牙斗牛场上激烈角逐的书。随后在 1960 年的春天，欧内斯特在古巴完成本书。在 1960 年秋，他在凯彻姆对本书作了一些加工完善工作。此书涉及欧内斯特从 1921 年到 1926 年在巴黎的那些时光。

玛丽^①

① 即玛丽·韦尔什·海明威 (Mary Welsh Hemingway)，生于 1908 年，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。

目 录

序1

说明1

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2

斯泰因小姐的教诲10

“迷惘的一代”24

莎士比亚图书公司34

塞纳河畔的人们40

一个虚假的春季47

一项副业的终结59

饥饿是很好的锻炼66

福特·马多克斯·福特和魔鬼的门徒77

一个新流派的诞生88

和帕散在圆顶咖啡馆97

埃兹拉·庞德和他的“才智之士”106

一个无比奇妙的结局115

一个注定将死的人119

埃文·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128

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138

司各特·菲茨杰拉德143

鹰不与他人共享180

一个尺寸大小的问题190

巴黎永远没有个完198

本书书名为《流动的飨宴》，意指巴黎这座世界艺术名都历久长青，人才荟萃，一些献身艺术的人在这里奋斗，也在这里成名。文人沙龙，歌台舞榭，真好似朝朝寒食，夜夜元宵，年复一年，而岁岁不同，像一个流动的飨宴。

圣米歇尔广场的一家好咖啡馆

坏天气总是免不了的。秋天过去，这种天气总会不邀而至。夜里，我们^①只好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，免得雨水灌进来，而窗外凛冽的寒风则毫不留情地把壕沟外面广场上的枯叶卷走。浸在雨水里的枯叶颤抖着、翻滚着，风驱赶着潇潇落下的雨滴扑向靠在终点站的庞大的绿色公共汽车，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头攒动，里面闷热的空气在窗户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雾，玻璃模糊不清。这是家倒霉的咖啡馆，经营得很差劲，周边几乎所有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，反正我是绝对不去的，因为无法忍受那些人身上的臭气，他们浑身脏得要命，酒醉后更是发出一股股酸臭味儿。经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大部分男女总是醉醺醺的。只要他们还有钱买醉，就是这样，一瓶或者半瓶，总之不来点葡萄酒是不会罢休的。有许多名头稀奇古怪的开胃酒在做着广告，但毕竟喝得起的人不多，除非喝一点好酒垫底，然后再用葡萄酒喝个醉。人们管那些酗酒的女孩叫做 Poivrottes，就是“女酒鬼”的

① 指作者和第一任妻子哈德利·理查森 (Hadley Richardson, 1891—1979)。她比海明威大八岁，1920年两人首次相遇，1921年9月两人结婚，1921年至1926年定居巴黎。

意思。

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污垢之所，乱七八糟的人都可能在这里出现，这条出奇狭窄、超级拥挤的杂货街直直地通向壕沟外的护墙广场。这里的老公寓都装着下蹲式厕所，每层楼的楼梯边上都有一间，在蹲坑两侧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鞋形踏脚，踏脚是凸起的，用来防止房客如厕时不慎跌倒，这些下蹲式厕所把粪便都引向污水池，而到了晚上，污水池臭烘烘的粪便便被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。任何一个夏天，这里的窗户都是开着的，我们会听到抽粪的声响，扑面而来的臭气真让人受不了。运粪车要么是棕色，要么是橘黄色，当臭气熏天的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路缓缓行过时，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，借着月色，看上去俨然是布拉克^①的油画。可是，我从没见过，谁给业余爱好者咖啡馆解除污秽后患，门口张贴的禁止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泛着黄斑，沾满蝇屎和蚊虫尸体，没人去理会，这门口的一切就像那些来找乐子的顾客一样，身上永远散发着难以消散的怪味。

随着接二连三的几场冬雨，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糟糕，眼前到处是令人沮丧的场景，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，你在街上无论走到哪里，看到的只是黑乎乎的泥泞路面，刚刚打烊的小

① 布拉克 (Georges Braque, 1882—1963)，法国著名画家，立体派创始人。

店铺，卖草药的小贩，文具店和报摊。在那个二流的助产士诗人魏尔伦^①去世的旅馆，顶层有一间我处理事务的房间。

到顶层去要走六层或八层楼梯，屋里阴气很重，我知道我要去买一捆细柴火，再来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截铅笔那么长的松木劈柴，它可以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，当然，还需要一捆带着潮气的硬木，这样，火才能生起来，让屋里变得暖和一些，唉，这得花我多少钱啊。穿过马路，走到街对面，我抬头看着雨中的屋顶，看看烟囱是不是在冒烟，烟是怎么个样子。可惜的是，屋顶上没有一丝烟，我想也许烟囱是冷飕飕的，密不透气，当然，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，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，燃料白白燃烧了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想到这里，我只好冒雨继续前行。我的步子一刻也没停，走过亨利四世公立中学、那因年久而陈旧的圣艾蒂安山教堂、寒风呼呼穿过的先贤祠广场，然后拐到右边去躲避风雨，一直转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那边，沿着大道继续向前走，穿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，最后，我好不容易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的一家咖啡馆，这是一家很棒的咖啡馆，我以前来过这里。

咖啡馆里温暖、干净，而且老板对人特别和善。这里的气氛

① 魏尔伦 (Paul Verlaine, 1844—1896), 法国抒情诗人, 在文学史上, 他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。在他的代表作中, 明确的涵义和哲理是不存在的。他的第一部诗集《感伤集》, 从技巧上来说, 纯粹是模仿了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。

实在令人愉快。我脱下旧雨衣，把它挂在衣架上晾着，摘下那顶被风雨打湿的旧毡帽，挂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，点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加了牛奶的咖啡。服务员端来了咖啡，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铅笔和纸张，便开始写作。我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密歇根州北部，故事发生时的天气和现在一样，风雨交加，天气很冷。我经历了少年、刚成年和青年的三个时期，早已看惯了那秋风萧瑟的景象，在这里写这种景象，一定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。也可以这么说，我必须让自己的心到另一个地方去。就像某些生物一样，在这里发芽成长，但是种子却要到别的地方去。或许是在我写的小说里，那些小伙子正在豪饮，我也感到喉咙干渴，随手叫了一杯马提尼克^①朗姆酒。这酒在眼下的冷天喝上一口，简直享受极了。我继续写着，浑身感到非常惬意，真是谢谢这杯马提尼克蘭姆酒，它使我的身心在瞬间暖和了许多。

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，独自走到一张靠窗的桌子边坐下。她面容清秀，气质脱俗，像一枚刚刚铸就的硬币，很精致，当然，前提是如果人们用嫩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过的肌肤来铸造硬币。她的头发乌黑发亮，犹如乌鸦的翅膀，修剪得线条分明，斜刘海微微地贴在她的额头上。

我静静地看着她，我承认她扰乱了我的心神，我心中涌起一

① 马提尼克 (Martinique)，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，是法国的海外行政区之一，首府为法兰西堡。

股激流。但愿我能把她写进笔下的这个故事里去，甚至是别的什么作品中也好。显然，她在等人。因为她的位置说明了一切，坐在窗边，既可以看到门口，又能看到街上。于是，我便继续手中的工作。

每个作品，只要写了开始，它仿佛自动发展，为了配合它的步伐，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是绞尽脑汁。我又叫了一杯马提尼克朗姆酒。当我抬头观看，当我用卷笔刀削铅笔，让刨下的螺旋形木屑掉进酒杯下的托盘中时，我总忍不住要多看一眼那位姑娘。

我遇见了你，美人儿，不管是哪个幸运的家伙让你如此等待，不管今后我还会不会再遇到你，你现在应该属于我，我清楚自己此刻的心跳。今天，你只属于我，整个巴黎只属于我，而我，则属于桌上的笔记簿和手中紧握的铅笔。

不忍心再看，我接着又写起来，一头扎进了这个短篇，融进其中。现在它是随了我的心，而不是自动发展了。我不再抬头注视，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身处何地，忘记了眼前的马提尼克朗姆酒。我已经喝腻了马提尼克朗姆酒，不再需要它。我一鼓作气，终于完成了这个短篇。一阵疲倦袭来，我有些累了。我默读了最后一段，再次抬起头来，发现那个姑娘已经走了。衷心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，我这样安慰自己，但心中依然觉得有点悲伤。

我把完成的短篇折起，夹在笔记簿里，再把笔记簿揣入上衣的暗袋里，最后向服务员要了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二卜白葡萄

酒，这些东西他们这都有。每次完成一篇小说，我的心头总感到一阵失落，既开心又悲伤，好比刚刚做了一次爱。尽管这样，我也总是肯定，这篇一定比上一篇好很多，尽管还不能确定好到什么程度。我想，只有等到第二天，我通读一遍之后才能知晓吧^①。

口中的牡蛎带着一股强烈的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，我一边品尝着冰镇白葡萄酒，一边享受着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。从每个贝壳中吸出那冰凉的汁液，美美地来一口味道清新的葡萄酒，一饮而尽，我不再有那种失落的感觉了，快活回归我的身心，我想是该着手制订新计划的时候了。

既然坏天气不能避免，我们还不如离开巴黎一段时间，去一个下雪的地方，那里不下雨，只下雪。那儿雪花优哉游哉地穿过松林，在地上一片片叠起，把大路和山坡一空不差地覆盖起来。在那边的山坡上，我们在夜色中往家里走去，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。在前锋山^②南有一座用木头修建的别墅，那里住宿条件极好。我们可以一起住在那里，白天看书，到了夜晚，一起睡在床上，暖烘烘的。最好让窗户大开着，这样我们便能欣赏夜晚的雪景或是满天星光。那里绝对是我们值得一去的地方。坐三等车花不了多少钱，而且那儿吃住的开销，并不比我们在巴黎昂贵多少。

① 作者创作的这个短篇是《在密歇根州北部》。

② 前锋山，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北湖畔的一座小城。